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以色列史

阿伦·布雷格曼 著 杨军 译

A History of Israel

Ahron Bregman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History of Israel

以色列史

阿伦·布雷格曼 著 杨军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史/(英) 布雷格曼著;杨军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11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920-9

I. ①以… II. ①布… ②杨… III. ①以色列—历史
IV. 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3993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8-088 号

A History of Israel by Ahron Bregman
Copyright © 2002 by Ahron Bregma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A History of Israel by Ahron Bregman.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欧阳敏
技术编辑: 徐儒静
装帧设计: 罗 洪

以色列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20-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献给我的父母

摩西·布雷格曼和奥拉·布雷格曼

前 言

浏览一下以色列的电话簿,参观一家战争公墓,人们便对以色列现代历史有了个大致的印象:它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和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它也是多次努力谋求跟邻居和解的历史,其原则是以色列归还所占领的土地,换取同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换取邻居们的承认。有些和平尝试成功了,有些则没什么结果。

考察以色列的过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它既是家庭与音乐、体育、文化风格的历史,也同移民、战争、和平密切相关。对我来说,至少就一部以色列简史而言,它是将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一块土地上的过程,这块土地曾经是巴勒斯坦,现在是以色列;它是犹太人在一个受敌视的环境里建设家园的斗争的历史,扩张国际社会所分配土地的边界的历史;最后,它是以色列国尝试通过归还部分——不是全部——从战争中获取的土地,允许一些——不是全部——巴勒斯坦战争难民返回家园,来终结战争怪圈、换取和平的历史。没有对这些的充分理解,要写出更深层次的以色列史不说是是不可能的,也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本书把对其他一切事情的关注降到了最低限度,而把战争、移民与和平努力作为叙述的主线。

可是,从哪里说起呢?当然是一开始。但哪里是一开始?讲述以

以色列的故事时,历史学家往往追溯到圣经时代,似乎在声明现代以色列的发展是《圣经》预言的实现,或者是犹太人民不可避免地回归到先辈们的土地和国家的重生。这在那些犹太裔历史学家中特别常见。我不准备这么写,不认为以色列在 1948 年的诞生是圣经预言的实现,不认为那是从前在这块土地上的任何经历的延续,而把它看作两个悲剧性因素的后果。首先,一些国家拒绝接受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拒绝把犹太人当作社会的固有成员;其次,犹太人——当然不是全部——不肯从身体和文化上完全同化于所在国家的人们,宁愿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像谚语说的那样,宁愿做“一个独居的民族”。一方不愿接受,一方不愿被吸收,两个因素导致了各国历史中不断重复的一种情形,即这个未能成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固有成员的人群往往被当作了替罪羊,尤其是在社会遭遇困境的时期。

这主要发生于欧洲社会,在那里,对犹太人的迫害由来已久,并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我看来,正是迫害行为把建造一个犹太人避难所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没有什么圣经预言的实现,没有什么国家的重生,使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诞生和发展的是**严酷的现实**。现代以色列和圣经历史关系不大,我之所以从 1897 年犹太复国主义发端讲起,理由正在于此。作为一场犹太人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谋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

虽然作者是一名专业历史学家,但本书不仅仅是写给其他学者的,而同样面向所有想了解以色列近期历史的人们:它是如何诞生的?如何在中东发展和巩固的?借用历史学家泰勒的话,我的目标是讲述并帮助读者“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并不容易,因为以当代史为主题的作者需要记录那些尚未完结的事态。有些作者跟研究对象——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有一段时间间隔,可以站得稍远些,从容地评论资料记载的事件。当代史作家没有这种优势。此外,决定忽略哪些内容也很伤脑筋:现在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到 100 年后就未必如此了,那时候,人们有可能将它们放在较大的背景中考量。然而,要讲述历史就必须有所取舍,必须大刀阔斧地取舍。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中

的以色列故事远非包罗万象和面面俱到。

虽然如此,这本篇幅较短的小书包含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新材料,其中有关于“六日战争”第4天情况的珍贵资料,它们记录了空军控制中心与以色列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表明以色列人当时早已经意识到自己轰炸的是美国“自由号”船(USS *Liberty*),但仍继续攻击;1977年,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密使哈桑·图哈米在摩洛哥进行了秘密会谈——与常见的观点不同,会谈备忘录显示,在萨达特总统访问以色列之前,以方并未**事先**承诺他可以收回西奈半岛;1992年的叙利亚原则声明是叙以和谈的基础,它在本书中首次全文呈现。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一项独家报道,它披露了摩萨德在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的一名最高级别间谍的工作,披露了在最后时刻,这名间谍如何背叛了摩萨德和以色列人,并对其加以误导,从而构成了1973年10月战争中埃及欺骗计划的最重要环节。本书接受他是纳赛尔总统亲戚的说法。

xviii

有些读者可能熟悉我之前的作品,会立刻发现,虽然各本书的主题不同,但写作方法是一致的,即连续的叙述,偶尔停顿下来补充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来自口述史。如我解释过的那样,记忆会同过去捉迷藏,有些事件只记得一部分,有些记错了顺序,有些被证人用来美化自己的过去。尽管如此,就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而言,口述史仍是文字的重要补充。以回忆录帮助了我及慷慨地抽出时间接受采访的人们,他们的名字可以列成一张长长的名单。不过,我要特别感谢梅厄·阿米特、摩西·阿伦斯、埃胡德·巴拉克、哈伊姆·巴—列维、莫迪凯·巴尔—奥恩、本雅明·贝京、约西·贝林、约西·本—阿哈龙、本雅明·本—埃利泽、阿维多尔·本—加尔、约瑟夫·伯格、沃伦·克里斯托弗、本—蔡恩·科恩、阿拉海姆·达尔、罗伯特·达萨、乌兹·达扬、阿巴·埃班、拉菲尔·埃坦、米利亚姆·艾希科尔、耶夏亚胡·加维什、莫迪凯·加奇特、埃利·格瓦、本雅明·吉布里、莫迪凯·古尔、埃坦·哈伯、耶胡沙法特·哈卡比、伊塞·哈雷尔、亚尔·赫希菲尔德、莫迪凯·霍德、伊扎克·霍菲、耶西尔·卡迪夏、卢·凯达尔、大卫·金奇、特尔杰·罗德·拉尔森、伊

xix 扎克·列维—列维察、阿姆拉姆·米茨纳、伊扎克·莫尔克、乌兹·纳基斯、伊扎克·纳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马塞勒·尼尼奥、梅厄·佩尔、丹·帕特、马提亚胡·佩莱德、西蒙·佩雷斯、利娅·拉宾、伊扎克·拉宾、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吉迪恩·拉菲尔、兰·罗讷恩 [Ran Ronen 皮特 (Peker)]、埃亚基姆·鲁宾斯坦、耶胡沙·萨古伊 (Yehoshua Saguey)、约西·萨里德 (Yossi Sarid)、乌里·萨维尔、安农·利普金—沙哈克、什洛莫·沙米尔、伊扎克·沙米尔、雅科夫·夏里特 (Ya'akov Sharett)、阿里埃勒·沙龙、以色列·塔尔、阿拉海姆·塔米尔、埃泽·魏茨曼、阿哈龙·亚里夫、丹尼·亚托姆、里哈瓦姆·泽维、埃利·泽拉。最后，聚光灯下的是我的三颗明星，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人：达娜 (Dana)、丹尼尔、马娅 (Maya)。

阿伦·布雷格曼

伦敦, 2002 年

前 言 / 1

第一章 建国之路(1897 — 1947) / 1

第二章 以色列的诞生(1948 — 1949) / 44

第三章 国家的巩固(1950 — 1966) / 69

第四章 六日战争及战后情况(1967 — 1973) / 102

第五章 赎罪日战争和工党政府垮台(1973 —
1977) / 137

第六章 贝京年代(1977 — 1983) / 165

第七章 和平之路(1983 — 1991) / 200

第八章 和平与战争(1992 年至今) / 230

附录 1 达扬—图哈米备忘录(1977) / 279

附录 2 以色列—叙利亚原则声明草案(1992) / 283

进一步阅读书目 / 286

索引 / 298

地图

地图 1 皮尔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1937 年

地图 2 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1947 年 11 月 29 日

地图 3 1948—1949 年占领的土地

地图 4 以色列在 1967 年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

地图 5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
1982 年 6 月 6 日—11 日

地图 6 第二次奥斯陆协议，1995 年 9 月

第一章 建国之路(1897—1947)

西奥多·赫茨尔

讲述现代以色列史,从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开始再恰当不过。1897年8月29日,星期天,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市政娱乐场(Municipal Casino)的音乐厅召开。盛大的会议场面既庄重又壮观,197名犹太代表齐聚一堂,商议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过三天不乏争论的商讨,大会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巴塞尔纲领的四点原则声明。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纲领定义道,“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受公共法律保护的**家园**。”代表们认为,当时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人不会喜欢“国家”(state)这个字眼,于是特意选择了“家园”(home)一词。不过,代表们毫不犹豫地指出,巴勒斯坦将是建设犹太家园的地方,方式是通过“犹太农业、工业工人殖民巴勒斯坦。”^①纲领还要求犹太家园必须“受公共法律保护”,即得到国际大家庭的承认。在瑞士的这次盛会上,代表们决定,大会是一个新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执行机关是包括23名成员的中央行动委员

^① “The Basle Declaration, 1897”, in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eds), *The Israel - Arab Reader* (London, 1995), p. 10(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添加)。

1 会,它将负责大会闭幕期间的复国主义活动。这次大会还组建了5人执行委员会。代表们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应年满18岁,遵守巴塞尔纲领,每年交一个谢克尔(shekel)的会费。谢克尔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硬币,相当于奥地利的一先令。

时年37岁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巴塞尔大会的召集者。1860年5月2日,赫茨尔出生于布达佩斯,希伯来语名为本雅明·泽夫(Binyamin Ze'ev),匈牙利语名为毛焦尔·提瓦达(Magyar Tivadar),德语名为西奥多。从6岁到9岁,小西奥多上了一所犹太学校,学了些《圣经》希伯来语和宗教知识。不过,毫无疑问,对于犹太人的历史、文学、哲学、律法和教礼,他顶多知道一点皮毛。他的成年礼仪式是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会堂举行的,在他的模糊记忆中,那可能是他生活中有犹太特色的最后一件事。1878年,赫茨尔家迁居维也纳,在那里,赫茨尔进了大学,学的是法律。结束学业后,他先是为司法部工作,但很快便厌倦了。他抛开法律,专注于文学事业。

赫茨尔异常英俊,留着一脸经过细心修剪的络腮胡子。在和平年代的维也纳,作为新闻从业者,他懒散地享受着年轻人的快乐,不时写一些流行剧、忧郁的游记、小品文。后来,他接受奥地利《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聘请,成为驻巴黎记者。正是在法国,在报道1894年12月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赫茨尔彻底地改变了。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犹太人,在军事法庭上,他被诬指替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犯有重大叛国罪。他被判有罪,受到公开的羞辱:剑被折断,徽章和制服被扒下,他被人用链条锁着带走。他将在圭亚那魔鬼岛(Devil's Island)上的监狱里终身服刑。审判期间,法国爆发了令人作呕的反犹主义,民众高喊着“去死,犹太人去死”(A mort, A mort les Juifs)。这一切深深震动了赫茨尔,唤起了他对自己从前经历过的反犹主义情绪的回忆。以前,他没把这类情绪看作常态,而认为它们是孤立的、偶然的,不曾重视过。然而,整个德雷福斯闹剧发生在颇有文化素养的、文明的现代法国,发生在《人权宣言》发表100年后——这让赫茨尔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并促使他形成了新

的观点,即反犹主义不仅是宗教的,也是种族的,顽固的犹太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式。赫茨尔写出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一书。在巴塞尔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前的1896年,一个维也纳小书商出版了这本简短的、有些天真的著作,首印500册。赫茨尔在前言中写道:“我在这个小册子里阐述的是一个旧的观点:重建犹太国。”^①

尽管《犹太国》一书后来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圣经,赫茨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但重建犹太国的观点的确不算新颖,赫茨尔也不是第一个分析犹太人在各国处境的人——那些恶劣的状态常常令人震惊,导致人们思考以建国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的可能性。早些时候,在考察了犹太人的状况后,兹维·希尔施·卡利舍(1795—1848)拉比得出了结论,认为应该通过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实现使犹太人重返故园的神圣许诺,而“以色列地”应该成为犹太人的“安置地”。德国犹太人摩西·赫斯(1812—1875)经历了同化的所有阶段,到晚年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人民当中,于1862年出版了《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在这部只卖了160本的书中,他要求建立一个犹太中心,以解决犹太人受苦和遭歧视的问题。赫斯认为,犹太人曾为人类作出很大贡献;犹太教是一个族群—精神实体,应予保留和加强,因为其中蕴涵着未来的力量,赫斯把这一未来和以色列地联结起来,在那里,精神的复兴将注定充分实现。列奥·平斯克(1821—1891)是敖德萨(Odessa)的一名医生,在《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警告》(*Auto-emancipation: a Warning of a Russian Jew to his Brethren*, 1882)一书中,他分析了反犹主义产生的心理与社会根源,将犹太问题的核心定义为一个事实,亦即,在各个国家中,犹太人构成了“无法同化”的一个群体。他的结论是,犹太人只能自己行动起来,进行自我解放。他呼吁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中心——但不一定在巴勒斯坦——将犹太人从那种无助的境地解救出

^① 出自赫茨尔的《犹太国》,转引自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eds), *The Israel - Arab Reader*, p. 6。

来；它将把犹太人改造为各民族中的一员，并恢复犹太人的尊严。此外，还有许多作者讨论过“犹太问题”——人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词——讨论应如何解决，如何更好地应对反犹偏见和歧视。

3 赫茨尔和前辈们有什么不同？其他人主要是一些**思想家**，而首先及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是一个**领导者**，一个力求实际结果的**行动者**，一个强调建立机构的必要性并通过机构将观念转变为现实的**组织者**。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比较而言，赫茨尔的前辈们的主要影响在于对犹太问题作出了**诊断**，而赫茨尔开出了详细的**处方**。

起初，甚至还在召集巴塞尔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之前，赫茨尔试图将犹太富豪们拉进这一事业，他们有能力资助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和殖民巴勒斯坦。赫茨尔找过金融巨头莫里斯·德·希尔施男爵等一些人。希尔施曾有一个计划，想在阿根廷安置犹太人，为此花了许多钱。但这位比利时大亨冷淡地拒绝了赫茨尔，说道：

犹太人总想爬得很高，这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我的想法是不让犹太人冲得太猛……几年以后，（通过阿根廷）我会向整个世界表明，犹太人也能够成为好农民。这样，或许犹太人也将被允许耕作俄国的土地。^①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维也纳分支，赫茨尔接触了其领袖阿尔伯特·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Albert von Rothschild），同样没什么结果。吸引犹太显贵们的努力全告失败后，赫茨尔转向了小人物，于是有了召集巴塞尔大会的决定。

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赫茨尔对着日记倾诉了自己的想法：“在巴塞尔，我建立了犹太国，”他并且马不停蹄地实施着将观念转变成现实的行动。赫茨尔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零散地安置犹太人，也就是

^① Theodor Herzl, *Diaries*, 2 June 1895, 转引自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2000), p. 100。

所谓的“犹太人的逐步渗透”。这种作法在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前就已开始了。他坚持谋求一张移民安置的特许状：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颁发特许状已经被证明是殖民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统治着巴勒斯坦的奥斯曼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很大影响力。1898年10月18日，赫茨尔见到了德国皇帝，敦请他在与土耳其苏丹即将进行的会面中，让奥斯曼人的首领同意颁发一张特许状，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巴勒斯坦。几周以后，赫茨尔于11月10日再次见到德国皇帝，后者已同土耳其苏丹会过面。然而，德国皇帝表现得很矜持、很冷漠。后来人们得知，皇帝甚至没有跟苏丹提过犹太人安置的事，倒是推动了德国圣殿派(Temple Sect)宗教组织殖民巴勒斯坦的计划。这一挫折并没有使赫茨尔灰心，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在1899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在1900年举行的第四届伦敦大会上，赫茨尔仍坚持要求，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和建立家园，但只是在获得殖民的特许状以后。

4

由于犹太人的处境不断恶化，尤其是在俄国和罗马尼亚，赫茨尔不畏艰险，请求与苏丹正式会面。1901年5月17日，他和苏丹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会谈，但结果并不如意。“渺小、卑鄙的”奥斯曼苏丹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赫茨尔后来回忆，苏丹的胡子“染得很难看”，“一口长长的黄牙，右上部有豁口，声音绵软无力，虚弱的双手戴着一副过大的白手套”。赫茨尔提出向苏丹提供经济帮助，由犹太富豪承担和管理奥斯曼人的巨额国际债务，以换取犹太人殖民巴勒斯坦的特许状。可是，虽然急于用“虚弱的双手”抓住犹太人的钱，苏丹仍坚持说，他同意移民巴勒斯坦的条件是犹太人成为土耳其公民，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并要求犹太移民分散居住。这跟赫茨尔的目标相去甚远。

经过这次外交失败的打击后，赫茨尔逐渐转向了英国，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是个扩张主义者，富于想象力，同情赫茨尔的事业，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902年，张伯伦赞成赫茨尔的一项提议，同意在西奈沙漠北部边缘地带的绿洲阿里什(El Arish)安置犹太移民。在赫茨尔看来，阿里什主要有三个优点。首先，当地居民稀

少；其次，它在政治上与埃及是分离的；第三点或许是最重要的：由于和巴勒斯坦毗邻，阿里什是一个绝好的跳板。然而，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反对这个计划，理由是一个犹太定居点需要的水量五倍于那里所能提供的水资源，而勋爵大人还说，尼罗河水不能提供给定居点使用。计划流产了。

5 张伯伦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在英属东非为犹太人建定居点。这个犹太家园位于肯尼亚高原，与乌干达交界，犹太人将拥有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在那里种植棉花和甘蔗。赫茨尔本人倾向于接受，他在加紧寻找一个避难所(*Nachtsyl*)，一个现成的、临时性的犹太避难处，因为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基什尼奥夫(Kishinev)^①，犹太人正面临着可怕的屠杀。这项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来自处境艰难的俄国犹太人中的复国主义代表尤其不满。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乌干达计划”首先考虑的就是帮助俄国犹太人。按照后者的话说，犹太家园应该在“巴勒斯坦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赫茨尔辩称，他不准备用东非代替巴勒斯坦；像摩西一样，他将带领人民迂回地接近目标。这些话并不能让俄国代表信服。无论如何，乌干达计划很快不再有现实意义：英国的非洲殖民者拒绝俄国犹太人向那个地区大规模移民，张伯伦撤销了提议。

赫茨尔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犹太家园的出现，但这个梦想未能实现。建成犹太家园需要的时间比他希望的要长得多，而他又疾病缠身。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在44岁那一年，赫茨尔死于心脏衰竭，人们把他安葬在维也纳他父亲的墓旁。45年后，赫茨尔的遗骨被迁至耶路撒冷以西的一座小山上，小山自此被命名为赫茨尔山，后来成为一个大型的以色列阵亡将士公墓。

赫茨尔留下了什么遗产？基于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在不到9年

^① 比萨拉比亚，地区名。位于欧洲多瑙河下游北岸，介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东南临黑海。面积44400平方公里。基什尼奥夫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市，1991年改名“基希纳乌”，现为摩尔多瓦首都，经济文化中心。——译者注

的时间里,他设计和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成一股政治力量;此外,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在世界政治版图中放进了犹太复国主义这股力量。用现在比较常见的话来说——从公共关系的观点来看,赫茨尔极其成功地使犹太复国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无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他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或许是他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犹太人那种爱国主义,使他们只能接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提议。赫茨尔在阿里什或非洲安置犹太人的尝试注定要失败,除了分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事实上,赫茨尔留下的是一个分裂的组织,领土主义者和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of-Zion)在其中争吵不休。前者急于在巴勒斯坦之外为犹太人找到一块土地,而圣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大会中的多数派,忠实于以色列地,把它作为建设犹太家园的唯一地点。英国作家以色列·赞格威尔领导着领土主义者,他们的事业始终停留在探讨在苏里南、利比亚、伊拉克、安哥拉、加拿大、洪都拉斯、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甚至西伯利亚获取土地的可能性,一一失败之后渐渐归于沉寂。另一方面,圣地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渐胜出,不仅战胜了领土主义者,也战胜了其他犹太组织,尤其是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同年诞生的“崩得”^①。后者活动于俄国和东欧,狂热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它因投身于一个毫无希望的梦想而分散了犹太人的力量,损害了崩得的更加现实的事业,即改善犹太人在各国的命运。

6

1905年7月27日—8月2日,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巴塞尔召开。代表们发誓忠于以色列地,正式埋葬了于巴勒斯坦之外建立犹太家园的设想。

以色列地

然而,什么是以色列地?在许多犹太人的心目中,它是“应许之地”

^① Bund的音译,意为“联盟”。犹太人的社会党,1897年10月成立于立陶宛首府维尔纳(今维尔纽斯),全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以后也扩展到其他欧美国国家。——译者注